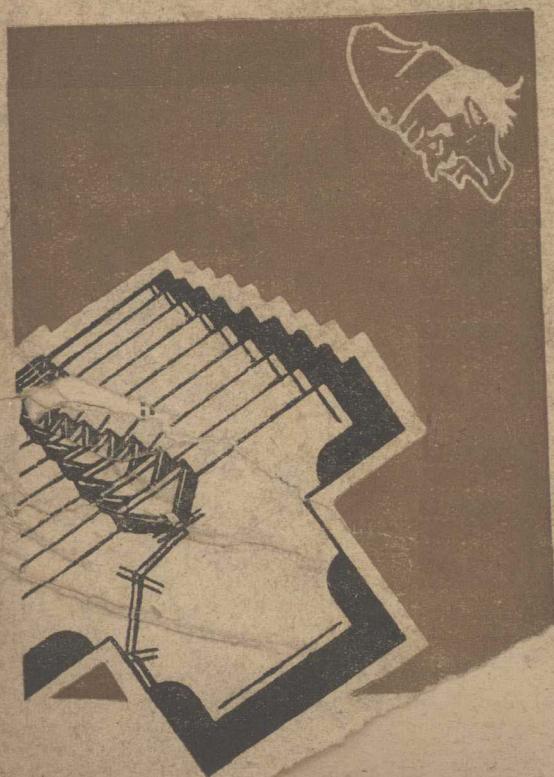


衣件九

劇平



東北書店
崔牧

九 件 衣

崔 牧 編

東北書店印行

九 件 衣 1948.10.初版

編 者 崔 牧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赤峰 梅河口 通化

佳木斯 安東 鄭家屯 北安 白城子 熱東

哈. 5000

由『九件衣』的演出談起 東川

這次『九件衣』的演出，受到市政府獎勵，得到一般好評，是由於全體職演員共同努力，認真排演的結果。在這次演出和排演過程中，使我感到有以下幾個問題可以提出來談談。

一、『九件衣』的故事。

梆子戲裏原有一齣『九件衣』，內容和情節都與現在這『九件衣』不同，現在上演的『九件衣』，雖然多少受了那齣老戲的啓發，但所表現的人和事，却完全是重起爐灶新創作的。

明末河南某縣，有一惡霸花自芳，外號花花太歲，活閻王，極其荒淫無恥，用盡一切辦法剝削窮人。他女兒出嫁，讓所有佃戶每畝地一兩銀子隨喜，不交的就趕出房子抽回地。

佃戶申大成租種他二畝地，被逼的無法可走，只得到寡婦表姐夏玉嬋家中借錢隨喜。玉嬋也沒有辦法，忽然想起自己出嫁時的九件衣服，還值幾個錢，遂慨然借與大成拿去典當。同一天夜晚，恰巧花府被盜，丟了九件嫁衣，一個丫環因之畏懼自殺了。花自芳於是就硬指證大成盜衣殺人，買通官府，在公堂上屈打成招，定成死罪，綁赴法場斬首了。夏玉嬋雖倖倖未被斬首，也被打得死去活來，嚇得神經錯亂了。申大成問斬以後，花自芳就把他的老父親趕出門。把他的妻子申娘搶了去了。申娘由於侍女金花長工趙大的救援，從花自芳的魔掌下逃出來。不想又被花賊知道，派人追趕，幸虧碰見了起義的農民領袖李闖王的部下，才得到了解救。

故事是完全創造的，着眼於地主和農民的剝削關係上。相信在中國封建剝削的歷史上，這類故事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於今

天，未解放的農村也依然有這種悲慘的事。因之，這個戲在進行階級教育上，是有力量的。

二、對於舊劇和舊劇人的看法。

舊劇應該改造，使其為人民服務。這個問題已得到解決。少數人從個人興趣，愛好和成見出發，過左的完全否定舊劇對社會的影響和功效，也已證明是不恰當的。舊劇在動作，音樂，舞蹈和色彩上都有着優點，是繼承了中國古代演劇的一些寶貴傳統的。這種傳統，在創造新歌劇和民族歌劇上會有一定的成就和貢獻，我們不應加以漠視和無原則的一概拋棄。其次，大小城市和鄉村裏有着他相當數量的觀眾。有人願意出錢上『大課』，我們就應利用這些『大課堂』，宣傳政策，進行廣泛的社會教育。

舊劇有很多毒素，但如果因成見……而採取不管，讓他自流或者用消極態度來取消。則都是過急的，不負責任的，因噎廢食的辦法，而實際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有積極的改造他，改造舊劇，轉過來使他為人民服務，才是辦法。

『戲子』，尤其是『舊戲子』，在中國的社會上是沒地位的，名字本身就含有蔑視的意思。誠然他們有缺點，但必須認識這是舊社會帶來的。人民劇院在一年多的教育中，經驗告訴我們，他們是能夠改造的。而今天在他們的作風以及其他方面都有了很大進步。經過改造而且已經轉變，能為人民服務的劇人，我們應該認為他是新的藝術工作者。我們不應該還用舊社會看他們的眼光來對待他們。

三、在舊劇基礎上改造舊劇。

這次排演中間曾彩排過幾次。第一次彩排難以相信的完全失敗。使演員們莫知所措，使領導排演的我們也感到困難。又重新鼓舞精神，改變方法繼續排演下去，到第二次彩排才確定了信心。在這裏得到一個很寶貴的經驗教訓：必須在舊劇基礎上改造

舊劇。

倘不在舊的基礎上創造新的演技，而一切都採取硬裝的辦法，即不顧到舊劇的統一性，而生硬的把我們認為新的表演方法硬裝進去，這結果是會不協調，變成滑稽的。『九件衣』的劇本，無論在場面的處理上，還是在表現感情的手法上，都有些新的嘗試。但這些嘗試如何在舊劇舞台上得到適當的處理，才不致於妨害了舊劇形式的統一，是一個大問題。在我們第一次彩排的時候，這個問題沒有很好的解決，只強調了演員情緒的真實，而不顧舊劇形式的完整，因此演出結果是非常不協調，出奇的混亂，演員各自為政，化裝也形形色色，不僅情緒不聯貫，簡直就是一盤散沙。

過去舊劇是為統治階級服務，宣揚忠、孝、節、義、迷信、封建的內容。因此從內容到形式，從個別的小手法到整個表現感情的方式，是有他的統一性的。今天要以新的觀點來發掘真正的歷史面貌，表現真正的人民史蹟，創造新的歷史劇和民間故事劇。在表演方法上就必須有所不同，必須要有新的創造，和新的東西加進去。（如羣衆場面，表現情感等）但必須在舊劇基礎上改造舊劇，逐漸的推陳出新。才不致於重犯我們第一次彩排的失敗。

同時反對舊劇改不得，一改就成四不像，『京派』味道多麼好等想法。實際上是一種保守觀點，個人趣味。結果會妨礙舊劇改造的發展。在改造舊劇中難免會有缺點，但是並不奇怪，在不斷摸索中會逐漸克服而產生出比較完整的舊劇藝術形式。

四、新的嘗試。

為了使他在藝術上完整，保持演出形式的統一。曾在佈景、化裝、服裝……做過適當處理。但由於條件所限，沒有達到所理想中的程度。今天只是簡單提出來，供大家研究。

舊劇化裝，常是各自為政，並不了解脚色，人云亦云。有的

簡直胡畫一陣，弄的很髒，而破壞了人物和劇情。這次對劇中人會做了研究，注意到人物性格和舊劇化裝中的美。

舊劇在燈光上一貫是白光平面。或者演機關佈景的戲就亂用燈光。這次『九件衣』的演出，曾初步注意使用燈光，使他幫助劇情。

佈景盡量使他樸素簡單，配合劇情，造成一定氣氛。一句話，以戲為主。使他幫助劇中內容情節的發展，而在舊劇美術上發揮他的優點。

服裝注意到劇中人物的性格和佈景顏色的協調。舊劇中檢場人出現於舞台上，常常破壞劇情，分散觀眾的注意，這次盡量利用拉幕的變化，代替了檢場。為表現情感在音樂鑼鼓上也有某些地方的改變。

應該着重提起的，是演員們嘗試了新的排演方法，在演技上遇到困難而得以解決。這次採取了話劇的排演過程（當然也有某些改變）首先研究劇本腳色，然後對台辭，排演，走場子，彩排，預演到正式演出。在很嚴肅的反復不斷的排練裏，使演員們提高了一步。開初不習慣，經過耐心說服，當『九件衣』演出之後，使他們才感到這種排演的好處。他們了解了劇情，掌握了人物性格，而以藝術的真實感動了觀眾。

一個演申大成的演員給我講：『我演完申大成，再演別的戲，感到不大對勁。』我提醒他：『是不是感到不真實？』他恍然說：『對，好像是假的了。』他感覺演這個戲，比演別的戲不同。是因為他了解了這個人物，走進腳色中去，已不是他本人。正因為他真實的完成了這個腳色，所以他才能那樣的感動人。

這也就是『九件衣』演出中一個最大的收穫。

人 物 表

以出場先後為序

花二——花府大管家。

崔傑——花府長工。

張二——花府小管家。

王五——花府小傭人。

趙六——花府小傭人。

花自芳——五十餘歲。擁有很多土地財產故叫花半城。別號花花太歲。人極險毒，又名活閻王。無惡不作。一大惡霸。

小環——花府侍女。

春英——花府侍女。

金花——花府侍女。

趙大——花府老長工。

申娘——申大成的妻子。人極渾厚樸素。

申大成——花府一個戶。壯年，性情耿直。

申父——大成的父親。

夏玉嬋——大成的表姐。丈夫早死，留下兒子婆母，由自己做針綫養活全家。

婆母——玉嬋婆母。

狗兒——玉嬋的兒子。約十幾歲。

孫小——玉泉堂的小伙計。

李俏——玉泉堂的小伙計。

掌櫃——花自芳所開，玉泉堂的掌櫃。

喬子侗——知縣。刁滑險惡。

師爺——貪圖錢財的小人。

張烈——以前是花府長工，現在是李闖王部下一小隊長。衆民軍士兵；衆衙役差人；衆花府打手侍女僕人；衆女犯人；衆鄉隣百姓；另外有禁婆；禁卒；劊子手；花府更夫等人。

第一場

紅漆大門，高台階。

內喜廳聲中音樂悠揚。

忽起吵鬧喝罵聲，一個衣服襤褸的漢子，從裏面給摔出來。他跌撞着滾下台階，半天爬不起來。

以花二爲首，三四個打手橫眉怒目挽袖子伸胳膊的站在台階上。

花二：什麼東西，不撒泡尿照照，竟敢到這兒放賴。你窮瘋咧，你！滾！趁早滾！再囉嗦，大爺放狗出來吃了你！什麼東西！（下，打手們亦作輕蔑狀，隨下。）

〔那漢子勉強從地上掙扎起來，忍痛跛行，越想越氣，回頭一望，見已無人，怨憤的……〕

漢子：嘿呀！我把你這吃人的活閻王！〔西皮搖板〕

惱恨那活閻王爲富不正，

損人利己惹人憎；

全然不顧窮人的命；

都是些米倉裏的耗子，

膿血上的蒼蠅。

柔軟莫過溪流水，

水流不平也高聲；

我本待上前去跟你拚，

〔跑上台階，內應狗狂吠聲。接唱。〕

又怕他豪門惡狗亂吠聲。

〔退回，徘徊，沉思。〕

（白）我崔傑，在這花自芳花府上做一名長工，也是我起

早貪黑，勞累過度，不想到了今年秋天，染下一病，是那花自芳叫我回家養息，好容易可以起來走動了。又到了這十多臘月，無衣無食。我得病一月那花自芳扣了我四個月的工錢，分文未給，萬般無奈，今日上門求討。誰想花自芳不但不肯償還我的工錢，反命他的管家把我打出門來，這氣如何忍受得下。我本待現在和他拚了，又怕他人多犬惡，無濟於事。唉，天哪，天！我崔傑的這口怨氣難道就罷了不成嗎？（內鼓吹音樂喜笑聲。）也罷！想這兩天他正忙着他女兒的喜事，家下異常忙亂，我不免趁個機會，覓把刀兒，做個假臉，在今夜溜進他的後院，偷——（略張望）偷他些東西出來，以解我心中之恨。正是：閻王欺壓何時了，拚着窮苦命一條。活閻王，你等着吧。（下）

第二場

〔花自芳家大廳。〕

〔大管家花二上。〕

花二：我做管家真個俏，人人見我都陪笑；員外今天嫁女兒，一心一意挖鈔票。我大總管花二。伺候我們員外這麼多年，全憑上拍下哄，心狠面辣，見錢眼開，無孔不入，討的我們員外好不歡喜。我們員外不是別人，就是那赫赫有名的花自芳，因為這城裏頭有一半是他的產業，又名花半城；更爲了他自小就愛那個道道兒，人稱花花太歲；又因為他從豆梗子裏都要榨出豆油來，別號活閻王。真是活人兒變了亂哆嗦，死人見了也得打冷顫，那個威風可也就別提了。只因過兩天就是我們小姐大喜的日子，這幾天人來客往，馬仰人翻；各處送來的禮，堆的就像山似的。眼看日子一天天的近了，送來的

賀禮也就一天天的數不清了。我不免把小管家人稱剝皮張二的叫出來，查點一番，也好回我們員外的話。我說張二呀！

張二： 呸。（急上）您在這兒呢，大爺！（打趄，順手爲他擲土。）瞧，大爺忙的，褲角管上都是土。大爺，您有什麼吩咐？

花二： （正眼都不瞧他。）我說張二啦！

張二： 是，大爺！

花二： 剛才那個臭抗活的，竟跑到咱這地界來要賬，這還有王法嗎？啊？！咱會欠下他的！啊？幸虧是我碰見了，這要叫老爺碰上，是你担着，還是我担着，啊？！他窮瘋了，你也痰迷咧！啊！

張二： （一退六二五）是，大爺！是，大爺！是，大爺！

花二： 誰把他放進來的！

張二： 我這就查！誰在那兒呢！

〔應聲而上王五趙六。〕

趙六
王五： （急走上）是二爺！給大爺請安！

張二： 給大爺端個座來，他媽的全是些木頭。沒見大爺在那兒站着呢，把大爺累壞了怎麼着？！

趙六
王五： 是。二爺！（椅子挪前）大爺請坐。

張二： 剛才那窮小子崔傑，是誰把他放進來的。〔這是什麼地界，也容他到這兒耍賴，你們都瞎了眼啦，啊？！

趙六
王五： 是，二爺！

張二： 這幸虧是大爺跟我碰見了，要是讓老爺碰見，還是你們担，還是我担，啊！

趙六
王五： 是，二爺！

花二： 以後小心點！

趙六：
王五： 是，大爺！

花二： 滾出去罷！

趙六：
王五： 謝大爺！（下）

花二： 張二！

張二： 有！

花二： 今天送禮的多不多！

張二： 嘿呀，我的祖宗，可老鼻子咧，把個賬房擠的透不過氣來。

花二： 都是誰家的？什麼品樣？報給我聽聽。

張二： 南城孫大老爺紅緞喜帳一付；崔二奶奶金首飾二件；蔣大老爺蘇綉喜被四床。北城王三夫人銀抬面全付；陳翰林賀聯一付，畫一張；西城陸大人金耳墜一付，外賀禮二百吊；馮大少爺鐵公緞衣料兩疋，外雲南火腿六件；北城羅姑丈夫人御置瓷器四件，官花四朵；金三舅夫人碧玉簪一枝，釵頭鳳一件；玉泉當同仁們送來金麒麟一個，軟烟羅一疋；縣裏的喬大老爺玉如意一件。還有些零七八碎的，我都抄在這個單子上了！

花二： 全了！

張二： 我從賬房抄下來的！

花二： 既然全了，待我把老爺請出來，報給他老聽聽，看有什麼吩咐！有請老爺！

花自芳： 嗯哼！（上）不養蠶桑不種田，脂粉叢裏樂餘年，一生不知柴米價，坐擁奴僕萬萬千。老夫花自芳，人稱花花太歲。是俺祖上，代代爲官，掙下偌大家私，真乃是良田千頃，美婢如雲。到了俺的手上，經數十年的苦心經紀，真所謂財發旺地，是越發的興隆了。是某家，自幼起下一個心，叫做：脚下不踩他姓地，手上不用自家錢。倒也頗爲逍遙自在。過兩天，是我小女兒出嫁的日子，不知家下的準備好了

沒有。我說花二啦！

花二： 唉，小的在這兒呢！

花自芳： 小姐的婚禮準備好了沒有？

花二： 準備的差不離了！

花自芳： 禮物收進多少？

花二： 可是老鼻子啦！今個一天的，就堆了兩間屋子。這是一個清單，請老爺過目。

花自芳： 拿來我看。（隨意看了幾眼，打哈欠，尋找。）

花二： 老爺要什麼！？

花自芳： 我的鼻烟壺呢，混帳！

花二： （向內喊）老爺的鼻烟壺，快點。

女婢： （急上）來咧！

花二： 老爺在前廳講話，你幹什麼去咧，啊？！

花自芳： （狂嗅鼻烟，作過癮狀。）這縣裏的喬大老爺——（忽然想起。）我的參湯呢？！

花二： （向內喊）老爺的參湯，要參湯。

春英： 來咧！（端參湯上）

花自芳： 這喬大老爺，一個窮縣知事，也居然送了這麼厚的禮，也就難爲他了。

花二： 自從他到任以後，老爺在諸般事情上，對他都有個照顧，這也是他的孝心，報答報答老爺！

花自芳： 嗯。（將嘴伸向參湯，生氣的）你個王八日的，你想燙死我呀！

春英： （驚懼，失手碗落地）

花自芳： （怒氣）啊！

花二： （給了她一拐子！）什麼東西，再去端，快點！快點！

春英： （戰戰兢兢的又端一碗上）

花自芳： （伸腿，踩腳，咧嘴）啊齣，啊齣，哈！

花二：（着急的）老爺的脚氣又發啦，快點，快點，小五哇，小五！

侍女二：（急上）唉！

花二：脚氣發啦，快點！

（侍女二急跪在地下，把他的尊足抱在懷裏，揉捏起來。於是侍女二爲他捏脚，侍女一爲他槌背，春英爲他一口一口的餵着參湯。他乃一會兒啞牙咧嘴作過癱狀，一會兒向鼻內抹着鼻烟，一會兒又咳嗽一聲，在侍女們急忙端來的痰桶裏吐一口痰。向花二發起話來。）

花自芳：那小姐的嫁衣都繡好了沒有？

花二：悞不了事，全城有名的好針錢都請下了。

花自芳：時樣要新，繡的要精，這是一輩子的大事，別扭了那孩子的性子。小姐有什麼主意，教給他們，只要把小姐伺候好了，老爺我有賞。

花二：這您可放心吧，都是好針錢，西街的夏玉嬋，連小姐都誇過她呢！

花自芳：那一個夏玉嬋？

花二：就是前年在黃河裏淹死的馮大的媳婦，小名叫玉嬋的，不是年下還給你老來磕過頭嗎？

花自芳：誰能記的住這麼多。只要小姐喜歡就行。（啞牙，咧嘴，咳嗽，吐痰。又把那張單子翻來翻去，忽然有所發現）怎麼，只有這麼幾家佃戶來送份子錢，那些王八崽子都死絕戶了。

花二：是呀，張二，這怎麼搞的？！

張二：是還有幾戶沒繳上來！

花自芳：什麼時候了，還不繳上來！有那些人未曾繳上？

張二：有李五，王橫，申大成。

花自芳：申大成？

花二： 就是那天來給作嫁衣的漂亮娘們，申娘的丈夫。

張二： 就是他。

花自芳： 噢！（意思深長的）好的很，要給我追討。

張二： 是！

花自芳： 花二，那些佃戶也要追。

花二： 是呀，等喜事辦完了，他們才繳，還是怎麼的！

花自芳： 這幾個錢本來不算什麼，老夫也不稀罕這個，不過大喜的事，要他們這些窮鬼子，湊個份子，替小姐打造個百家歡，圖個吉利湊個熱鬧。怎麼，他們難道連這點意思也不懂嗎？他們靠誰的恩典，才有碗粥喝啊！這些忘了本的野雜種，竟連老夫，也敢不放在眼裏了。

花二： 是呀，簡直都他媽該上法場！

張二： 我這就去催！

花自芳：（越想越氣）告訴他們說，過了明天，要再不繳，老夫就不要了。錢嗎，要他們留着自己用，種的田嗎，就給我抽回來，住的房嗎，也得給我騰出來，讓那些王八日的喝西北風去！真是豈有此理。

〔他生氣的一揮膀子，左右攙扶的兩個侍女就一人跌了一個跟斗。〕

花二： 快，攙好老爺，快！

〔在衆侍女攙扶下，花自芳下。〕

花二： 還站在這兒做什麼，還不快去催！

張二： 是！（急下。）

花二： 家人們呢！

〔內：『嘿！』一羣男僕自左，一羣女僕自右，走上。〕

花二： 現今府上有喜事，忙的個馬仰人翻，大伙說不的，都得勤儉着點。不論上夜的，打更的，上房伺候的，後院伺候的，都不准偷懶睡覺。這種年月，地方上不安靜，現在到

處有李闖王的賊兵，土匪強盜多的很，大喜的事，別讓宵小偷咱們一下子，都聽清楚了沒有？

衆：聽清楚了！

花二：（對趙大）趙大！你在做什麼？

趙大：我在掃院子。

花二：不要掃院子，搗水去！（趙大應下對更夫）打更注意！

更夫：是。（下）

花二：（對護院的）你們晚上可要留心！

衆護院的：（即打手們）是。（下）

花二：春英呢？！

春英：（恐懼的）在。

花二：瞧你這賊像，我一見你就來氣！

春英：（抖索的）大爺！

花二：你剛才怎麼啦，把碗給砸在地下，啊！你想找死還是怎麼的！這兩天沒打你，你的肉就癢癢啦！跪下！

春英：（顫抖着跪倒。）大爺！

花二：來呀，給我拿鞭子來！

春英：大爺，再不敢啦！（哭泣）

衆僕人：大爺饒了她這次罷！

花二：這幾天辦喜事，好！先記下你這頓打，今天就罰你在這兒守夜，當心嫁衣，別讓老鼠咬了！再敢偷懶，我揭了你的皮！大家散了吧！（打呵欠）我也得過癮去了。

〔衆下〕

〔剩下小環和春英！〕

小環：春英姐，快別哭了！咱們把這嫁衣疊起來吧！別真叫老鼠咬了！

春英：（抹淚的）這種日子還不如死了好！

小環： 什麼死呀，活的，人家說，好死不如歹活着！

春英： 像這樣活着，整天挨打受罵，倒不如死了痛快！這樣的
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想想難過的）總有一天，我心一
橫，就用把刀子抹了！

小環： 多可怕，快別提了！

春英： 有什麼可怕的，總不比花二花閻王更可怕，告訴你吧，
我連刀子都偷偷的預備好了！

小環： 不要開玩笑了，我怕聽！還是疊衣服吧！（有意轉話一
件一件的疊衣服。）姐姐你瞧這一件，繡的多麼好看，這兒
有兩個鴨子浮水——

春英： 這是鴛鴦戲水——

小環： 喲，瞧這件的燕子飛的多好看！

春英： 這叫乳燕朝陽！

小環： 喲，瞧這件，多好看的長嘴烏鴉——

春英： 這是鳳凰。

小環： 是是。（幾次說錯，不好意思再問了。）

春英： 數數看，這一包是幾件。

小環： （數狀）一共九件。

春英： 怎麼九件！沒有錯嗎？再數數！

小環： （又點一次）是九件！沒有錯。

春英： 快包起來吧！

小環： 不曉得什麼時候了！

春英： 聽，打三更了！

〔打更的老人走場〕

打更
老人： （打更）善心的太太小姐，老爺公子們，起風啦，小心

火燭哇！（隨口哼小曲）三更三點月西斜，流浪漢子想起了
家；想起了家來想起了家，啊哈哈……

〔花二持燈。巡夜上。〕